

政 海 秘 聞

張 樂 陶

皖人治皖一波三折

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底定東南，結束了北洋軍閥宰割三皖十餘年的局面，皖人額首稱慶，皖人治皖的呼聲響徹雲霄。

然而，武漢中央首次發表的安徽省主席，却是桂人李宗仁，李宗仁入京，安徽省政府改組，繼任者又是鄂人蔣作賓。蔣作賓拉攏與柏文蔚、管鵬、凌鉞同時的國民黨老同志張秋白合作，張秋白乃與柏文蔚等反目成仇，時相攻訐。不久中央明令改組安徽省政府，省主席由省府委員互選產生，管鵬終以最高票當選。可是蔣作賓却夜走南京，把主席印信交給了張秋白。管鵬索印不得，無法接事。再由張秋白和安徽省黨部合謀驅管，唆使民衆舉行反管大會，遊行請願，將凌鉞的弟弟打傷以後，驅之出境，管鵬只好返京訴諸中央，久久不得下文，於是鄂人蔣作賓便重出主皖了。

十六年九月八日，唐生智樓船東下，直抵安慶。蔣作賓先期遷京，唐生智又命湘人何鍵代理

安徽省主席。十月二十日中央下令討伐唐生智，唐生智所部由安慶退至鄂皖邊界。中央發表的新任安徽省主席，却是魯人陳調元。陳調元仍請張秋白繼任建設廳長，倚畀甚深。皖人失望之餘，指斥陳調元為北洋系軍要。張秋白便挺身而出，大罵柏文蔚、管鵬等是腐化份子，柏等忿不能忍，爽性直斥張秋白是「省奸」了。

山東人主政，安徽人罵架，由於柏文蔚是國府委員，在中央德高望重，發言很有份量。當他的砲口瞄準陳調元、張秋白猛轟，終究轟出了結果。張秋白調任中央建設委員會委員，尙且賠出了一條性命。皖人治皖之爭，最後結局是山東人陳調元屹然不動，反倒是安徽籍的建設廳長垮了台，這也是國民政府定鼎南京後的政壇趣聞之一。

殺人公司喋血下關

張秋白被刺，與皖人治皖運動直接有關。由於當年皖籍人士對陳調元反感頗深，便由我國第一名職業凶手王亞樵，利用他把持安徽旅京同鄉

會之便，組織了一個安徽改進黨，附設在同鄉會之內，居然能使旅京黨政軍學人士一致踴躍參加。推王亞樵為會長，集中全力共逐陳調元。

當陳調元篤定泰山，穩踞皖省主席寶座，安徽人士千方百計驅之不去，王亞樵怒不可抑，便決定加以暗殺。王亞樵原本就開設得有專司暗殺的「殺人公司」，他擁有一批樂於爲他效死的職業凶手。因此很容易的便組成了三個「特務隊」。第一隊隊長由王亞樵自兼，第二隊隊長張胖子，第三隊隊長朱雁秋。

「殺人公司」派出了三個暗殺隊，時刻伺機「解決」陳調元。可是陳調元手握重兵，又是清幫大字輩的佼佼者。三個暗殺隊都找不到機會對他下手。不但如此，當王亞樵的安徽改進黨邀集各界旅京同鄉向中央黨部請願，列舉陳調元治皖劣跡，請求中央撤換陳調元。陳調元却不甘示弱，立即還以顏色。將皖籍儒將，素有好好先生之稱的第二十七軍軍長王普所部，在蕪湖包圍繳械，這一着越發使王亞樵恨得牙癢癢的。

暗殺不了陳調元，王亞樵便決定殺雞儆猴，

先殺安徽人口中的「省奸」張秋白。這時候張秋白已經調離安徽，備位閑曹，和一個名字就叫「愛張」的半老徐娘，同居在南京鼓樓下的梅溪山莊。有一天早晨，來了一位安徽合肥同鄉，帶幾色食品禮物求見，請張秋白寫一封介紹信給他的後任安徽建設廳長胡春霖，謀一個合肥縣府建設科小職員的缺。張秋白眼見來人攜有皖籍某顯要的名片，不疑有他，欣然應允，命他兩天以後來拿信。

兩日後，陌生客如約乘汽車而至，同行的還有四名彪形大漢。陌生客向張秋白的衛士齊順解釋的說：那四個人是他的旅伴，他在拿到信後，便乘原車到碼頭登輪啓程。

當時張秋白正在樓上客廳，和廣東籍的安徽電訊局長黃再興談天。衛士齊順上樓向他通報已畢，張秋白毫不在意的說：

「叫他上來拿吧！」

可是，當齊順走下樓傳話時，五名來客先已拔出手槍，四個人將齊順押進一間小臥室，喝令噤聲。由陌生客獨自上樓，張秋白正和黃再興談着話，陌生客便手起一槍，奇準無比的擊中太陽穴。黃再興但聽槍聲響處，張秋白的身子一震，撲的往前便倒。

張秋白在他自己家裏，還僱得有三名男性職員，隨他辦公。在公事房裏聽到槍聲，趕緊出來探望，樓下的四名兇手，正好一個逼住一個。因此，陌生客在殺了張秋白以後，還能緩步下樓，夥同樓下的四人，從容退出。梅溪山莊裏，住得有不少人家。五名凶手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升堂入

室，殺人而後逸去。他們還向奔出門外查看的山莊住戶，分散傳單，痛斥張秋白是「禍皖罪魁」，謾稱他們公然行凶是「爲皖胞除害」。諸事已畢，方始登上汽車，揚長而去。

張秋白遇刺身亡，消息傳得很快，下關警察局獲報後，立刻封鎖挹江門，並且派出大批警察，到下關車站搜查上火車站的旅客。五名凶手也正好乘車趕到，準備購票登車。於是有一名叫劉得才的凶手，當場被搜出手槍，押送到下關警察局裏。

下關警察局正在審問劉得才，從車站四散逃逸的四名凶手，竟又重新集合，持槍衝進下關警察局。一員警官方在厲聲喝問：「你們想幹什麼？」那四名凶手趁局中員警猝不及防，一致舉槍連連發射，局中員警急起還擊。於是警察局裏槍聲連響，彈如雨下。凶手們奪走了被捕的同夥，但却有一名爲吳鴻泰的，中彈倒地，被生擒活捉，後來在蘇州高等法院依律絞刑。不過，一場混戰之餘，下關警察局也有警長、警員、偵探各一慘遭擊斃，另有數名受傷。至於被捕的凶手吳鴻泰，他直承行凶殺人，而且還供認出來，這一樁驚人血案，係由「殺人公司」老闆王亞樵所主使。

血案發生後，陳調元自難免慌目驚心，悚悚自危。他不想再當安徽省主席了，主動向中央請調，不久即改任山東省主席。而改以西北軍系的方振武主皖。方振武也憚於王亞樵的心狠手辣，在未就職前，先派人到上海，跟王亞樵商談「合作」條件。結果是被王亞樵分了有些肥缺去，例

如王妻王亞英，出任鳳凰煙釐金局長，埔河釐金局長給了朱雁秋，灣趾釐金局長給了杜墨林，等於是王亞樵實際掌握之重要關卡。往後王亞樵又介紹了不少縣長，局長人選，方振武也照單全收，從不拒絕。方振武以堂堂封疆大吏，竟向職業凶手低頭，未免太不像話，宜乎他就任未久，便在第二年上半年被扣押了。

王亞樵梧州伏法記詳

「殺人公司」老闆王亞樵，一生罪惡，滿手血腥。抗戰以前的許多駭人聽聞巨案，大都是他幹的。如上海警察廳長徐國樑浴室中槍，招商局督辦趙鐵橋被殺，謀炸國聯調查團未成，外交部次長唐有壬被暗殺，向張學良投手榴彈，謀刺宋子文誤中唐映廬……真個是血案如山，罪無可道。

民國二十四年汪精衛在中央黨部遇刺受傷，也是王亞樵受西南軍要收買，所鬧出來的一場滔天大禍。汪精衛中槍後，凶手孫鳳鳴當場被捕，可是他已預服毒藥，以至死無對證。此案發生，舉國震動，最高當局赫然震怒，嚴令限期破案。於是軍統局重要人員自戴笠將軍以次，全體總動員，趕捕王亞樵及其重要黨羽，從上海直至香港。「殺人公司」的要角余立奎、朱大綱、鄭少成等全部落網，汪案因而大白。可是主凶王亞樵，却被西南當局迎往蒼梧去了。

由於王亞樵遠走廣西，無法接濟他的手下，尤以被捕諸凶的眷屬，生活瀕於絕境，對王亞樵的「不够義氣」大爲不滿，軍統局人員便向余立

奎的第三妾曉以大義。那位余立奎的三姨太雖然是青樓出身，倒也有胆有識，當下便應允跑一趟蒼梧，從旁協助制裁此一巨奸大惡。於是戴笠便派出他最得力的辦案人員，冒險深入蒼梧執行這一個重大任務。

西南當局保護王亞樵，非常嚴密，幾於無機可乘，而且辦案人員在蒼梧的處境更是險惡萬分，無法多作停留。正在進退維谷之際，忽一日李濟深的胞兄請王亞樵赴宴，余三姨太也應邀作陪。席間，余三姨太私下邀約王亞樵赴一僻靜地點幽會，王亞樵色心一動，果然入彀，約定了當夜八時不見不散。然後余三姨太便托詞辭出，以電話通知辦案人員。是晚八時，王亞樵準時赴約，辦案人員早已佈署妥當，見王一到，一擁而上。可是王亞樵身材矮小，驍悍異常，徒手與辦案人員格鬥，幾乎被他脫身而走。然而強中還有強中手。辦案人員的領隊素有神槍手之譽，他在部下與王亞樵打成一團，黑夜之中，舉手一槍便擊中了王亞樵的要害，殺人公司老闆應聲而倒，到陰曹地府領罪去了。至此，辦案人員方始完成任務而返。

何成濬當軍法總監

抗戰時期，何成濬將軍出任軍法執行總監，職責繁重，掌握生殺大權。可是他却是菩薩心腸，抱定了主張，辦案以「平恕矜全」為原則。因此，頗有些人賴他的法外施仁而超生。

最顯著的一例，是川康公路修築期間，主其事的重慶行營交通處，有少數低級職員涉嫌利用

職權，販運鴉片。所有人犯均由軍法總監部分別訊明判刑，或判死刑或判徒刑不等。行營交通處長彭霞浦亦以失於察覺判以行政處分。可是最高當局的最後核示却是「一律槍決」。

何成濬接到批示以後，深覺不安。可是以他的職務又不便向最高當局呈明緣由。人命關天，何況是那麼許多條性命呢？他正左右為難，適逢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到重慶逃職。何成濬靈機一動，聯想起彭霞浦正是江西人，他便先去拜訪熊式輝，請他順便在晉見時提一提這件事，說明原委，請最高當局准予維持原判，熊式輝頗為他的風義所感動，立即應允，果使彭霞浦保住了性命。

二級上將妙語解圍

何成濬籍隸湖北，他曾請江西省主席熊式輝代為出面緩頰，保住了江西人彭霞浦的一條命。但他本人却被某一湖北同鄉私下埋怨，逢人便講：——何雪公（何字雪竹）不幫同鄉的忙，其事相當的噓。

有一位湖北人鍾某（姑隱其名），為了一件小事，和抗戰時期任代理參謀總長的湖南人程潛發生口角，程潛一怒，甩手便是一巴掌，將鍾某的面頰搗傷。鍾某不甘受辱，便去向鄉長何成濬告了一狀。何氏派人調查的結果，原是鍾某的不對，便開頑笑的對他說：

「我們軍人只講階級服從，程某是一級上將，我是二級上將，二級上將管不着一級上將，你還是到最高統帥那裏去告他吧！」

楊幹才殉國保民

二十軍是一支具有光榮歷史的部隊，由楊老將楊森一手建立，先後繼長二十軍的，有楊老將的令侄楊漢域，令侄孫楊幹才。其他楊家子弟，更不知凡幾。此所以抗戰期間，湖南有一家報紙，逐日連載「楊家將」，專事記述楊家子弟兵的忠勇事跡。

世人僅知楊幹才固守蕪湖，壯烈捐軀，為亂時期將領死事最烈者。殊不知楊幹才戰歿之地，係在灣芷，而且其間還有一段非常感人的軼事。

民國三十八年春，楊幹才奉令戍守蕪湖，結識了一位當地巨紳高鐵君，歷官各縣，能作詩詞，是地方上一致崇敬的人物，尊之「高三爺」而不名，又因為他剛正不阿，遇事敢言，被人暱稱高三瘋子。這位高三爺和楊軍長性情相投，頓成莫逆，彼此間時相往還，無話不談。當共軍大舉南犯，蕪湖商會中人，也曾託高三爺出面，向楊軍長情商，可否將戰場移到市區之外，俾使蕪湖商埠有以保全。當時楊軍長便很誠懇的表示：軍人以保衛國家人民為天職，苟若有利於民，何敢不從。但却由於戰略關係，郊野迫敵不如背城借一，因而加以婉拒。

可是，商會中人惑於共謀「保證」，「二十軍不在蕪湖作戰，共軍決不進攻由蕪湖至宣城一帶」。再懇高三爺向楊軍長為民請命。楊為全城十餘萬民衆生命財產計，毅然揮軍撤出，逕赴蕪湖宣城之線佈防，邀擊共軍。當共軍來襲，二十

軍亦曾一戰而勝。惟乘勝追擊到灣芷，臨江地闊，一片平陽，竟猝然中伏，經一日夜之激戰，共軍源源而至，衆寡懸殊，二十軍將士抱定成仁決心，不屈不撓，竟告全軍上下，犧牲殆盡。

高三爺在蕪湖，忽獲楊軍長遣人送來一封訣別函，楊軍長告訴他說：「誓率全軍官兵，戰至最後一人，以盡軍人天職！」祇以好友身份，托他照料遺屬，葬其遺骸於蕪湖市區。揆其用意，無非使上了共謀大當的蕪湖民衆，淪於共黨奴役以後，見了他的墳墓，知所警惕。

高三瘋子接獲楊幹才的遺書，痛心疾首，憂急交併，他簡直氣瘋了。他大哭大罵，痛斥共產黨不是人生父母養的！他逼着商會中人，到前線去迎回楊幹才的忠骸，揮淚寫了十幾副咒罵共產黨的輓聯，在共軍入城聲中，舉行楊幹才將軍追悼會，致祭者居然有好幾千人。擇日卜葬於蕪湖市郊梅花山，又有好幾千人在共軍虎視眈眈之下，爲楊幹才執紼，乃使共黨將高三爺恨之入骨。翌年即召開「懲治反革命大會」，公審高三爺，將他當衆予以殘殺。在高三爺來說，他到是正好如願以償，拼却一死，以報知己了。

南天王受人蠱惑

想當年，廣東省府主席陳濟棠，號稱南天王，在廣東一省，擁兵七個師，還有空軍一大隊。當民國二十五年六月，他一度受人蠱惑，頗有異動之念，請一位算命先生到家裏，一卜凶吉，算命先生授以四字：「機不可失」。陳竟以爲良機不可失了，乃爲李宗仁等所誘，二十二日宣稱組

織獨立「軍事委員會」，自任「委員長兼總司令」，李宗仁自居其副手。殊不知所謂機不可失者，係指飛機不可失也。果不其然，經空軍宿將黃光銳囑以大義，戴笠入虎穴策反。七月六日，廣東空軍人員發表通電：反對異動，服從中央。第二天，粵機七架飛抵南京。自此粵桂反抗中央之局急轉直下，八日，南天王麾下的第一員大將余漢謀，抵京晉謁蔣委員長，表示効忠。十日，其第二員大將李漢魂，電請中央授權余漢謀，收拾兩廣事件。十三日，軍委會明令免陳濟棠兼各職，任余漢謀爲廣東綏靖主任，尅日返任。至此，南天王方始省悟，他會錯了算命先生的意。然而，這又未嘗不是算命先生的慣伎，「模稜兩可」，害人非淺！

老拆白黨與秦德君

有此一人，終其生爲「色」所累，所誤，所苦，一輩子都抬不起頭，成爲古今罕見的「色之奴」，寧非咄咄怪事？

汪精衛「改組派」的一位紅人，湖南鄱縣郭春濤，留法回國，熱中政治，十三年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時，奔走汪精衛、廖仲愷之門，獲廖提拔，膺選候補中央監委，赴北平辦黨務，娶了一位其貌甚陋，其家頗富的南洋女僑生，並由徐謙推荐，出任馮玉祥的西北軍政治部主任。二十一年汪精衛任行政院長，又賁緣而爲實業部次長。郭美豐姿，言詞便給，活動力強，出手大方，從政條件極佳，前程一片光明。然而，忽焉自動求去，絕迹官場，聞者莫不驚訝。其實，純粹是女色

爲禍。由於郭勾搭上了一位小學同學，時任外交部科長的美貌妻子，被本夫在旅社裏當場捉牢，於是央請友好調解，只要醜事勿外揚，任何條件都可以接受。那位科長開出來的條件也怪，他不求賠錢遮羞，無需道歉陪禮，却要郭春濤二十年內不准做官，倘若郭某一且觸犯，他便將在二十年法定時效之內，提出控訴。這個罰法，等於要去了郭春濤的半條命。但是某科長態度堅決，郭祇好無可奈何的答應下來，從此不敢担任任何官職。大力人士如汪精衛，很想栽培郭春濤，也拿某科長這道緊箍咒，無法可施。

二十五年西安事變，若干野心份子，以爲有機可乘，馮玉祥即派郭爲密使，往晤成都劉湘，劉對郭頗優禮，左右爭相結納，西秀黔彭行政督察專員王××，曾任劉湘之二十一軍無線電總台長，雄於資財，在成都擁有大批房產。其繼室秦德君，明末女將秦良玉之後，早年即有四川名女人之稱。艷光四射，作風大胆，先孃教授穆××，此離後與小說家矛盾（沈雁冰）在上海同居。矛盾名著「三部曲」中之「虹」女主角，即係影射秦德君。

秦德君與矛盾分手後，回到重慶，爲劉湘二十一軍司令部獨一無二之女參議，乘四人大轎，行走如飛，出入軍部，衛兵高呼敬禮，秦則高坐轎中，顧盼自豪，很有點兒雌威。當時追逐者頗衆，秦高談闊論擇偶條件，須文化條件與物質條件俱備。他所謂的文化條件指智識程度與學歷，物質條件則爲經濟基礎與健壯。

及至二十三年春與王××締婚，充當填房，

時王年已五十，兒女成行，所可取者，僅爲劉湘親信，家財百萬而已。郭春濤旅蓉城，應王之宴，秦德君親出招待，兩人在席上眼來眉去，居然瞞着王××，紅杏出牆，結了一段露水姻緣。不數日，西安事變解決，郭春濤繳羽而歸，他離開成都不久，秦德君便席捲所有，跟蹤而去。佳人歸於少吒利，王××賠了夫人又蝕財，心中一氣一急，就此臥病不起。死後他的子女清理遺產，方始發現，成都房產五六處，都變更登記在秦德君的名下了。

郭春濤又一度的人財兩得，將秦德君的捲逃所獲，信手揮霍，未久抗戰爆發，兩人無可奈何的又回到重慶。郭春濤仍然不敢作官，祇謀到中華文化協會的一名常務理事；支領些車馬費。滯渝數年，床頭金盡。郭春濤故態復萌，又搭上一名少婦，公然同居，棄秦德君於不顧。秦德君一氣之下，爽性登報警告郭某，指斥他始亂終棄，花光了她的「私蓄」，又移情別戀，揚言即將訴諸公庭。郭某的臭名，又傳遍了重慶。因而大恐，央楊虎（時任孔祥熙的私人衛隊長）、范紹增出面調解，使郭歸於秦德君之懷抱，其事方寢。然而，郭某益更爲人所不齒，避之有如蛇蝎，斥之爲老拆白黨。抗戰勝利，流落京滬，政壇不容插足，朋友家庭一步也踏不進，走投無路，只好在大陸淪陷後，投靠了共產黨。以一杯水主義者視老拆白黨，還算落伍的呢。郭春濤亦聰明才智，游刃有餘之士，可惜的是性格弱點，禁不起財色誘惑，一失足即無以自拔，可說是一個悲劇人物。

陳銘樞一念之差

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，粵軍宿將陳銘樞深獲蔣總司令重任，由第四軍第十師師長而第十一軍長、武漢衛戍總司令。武漢三鎮要地，蔣總司令算是交給他了。然而當共黨在武漢把持中央，竊據政權，陳銘樞手握重兵，竟會棄職而走，隻身抵達南京。蔣總司令不但未治其罪，還派他擔任總政治部副主任，實際主持部務。北伐成功後，更率其新編的第十九路軍，榮旋廣東，主持省政。

可是，到了民國二十年，蔣總司令二度引退，汪精衛任行政院長。陳銘樞竟然搖身一變，率二十九路軍入京，充任京滬警備總司令、交通部長，兼行政院副院長，儼然又是汪精衛的副手。

了。其實，陳銘樞的這一次轉變確是由來有自，大有一段秘辛的。原來，民國十六年四月上海清黨，楊虎、陳羣速獲了專事分化黃埔出身軍官，籌組第三黨，陰謀反抗中央的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。當年鄧演達悍然稱叛，蔣總司令曾經勸促其懸岩勒馬，迷途知返，重回革命陣營，勿爲親痛仇快之舉，但鄧演達中共黨邪毒已深，遲遲不能應命。於是陳銘樞在廣州函鄧，居然勸鄧「入虎穴，取虎子」，伴邊蔣總司令之令，返京任職，俟獲得高官實權後，再自內部進行反革命活動。這一封密函，在鄧演達被捕時被楊虎、陳羣搜獲，呈送中央。鄧演達伏法後，陳銘樞亦漸與中央脫輻，自組「社會民主黨」，掀起閭閻變，經中央下令通緝，遁逃海外，後竟投靠共黨，凡此種種，都是當年的一念之差，有以致之。

華盛頓會議之中國問題

李紹盛著

中國文化學院副教授、台灣省文獻會兼任編纂李紹盛新著：「華盛頓會議之中國問題」已由水牛出版社印行，列爲青年知識叢書卅四輯，定價七十元，中國書城總經理，現特價八折優待中。本書都卅萬言，引用中外資料一百餘種，尤以引用美國國務院外交關係文件及北京外交部原檔，彌足珍貴。

介 景 新 律 師

事務所：台北市信義路二段一一二號四樓
電話：三九九〇〇七七八號
住宅電話：七七二七二四・七八二九六五號